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6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6) / 王列耀 选编 一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)

ISBN 7-81029-446-6

I. 中 ..

II. 王·

III 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375 字数 7 5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 册

全卷 28 本 总定价: 112 00 元

(每本 4 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副刊编辑的白日梦	刘以鬯 (1)
棋逢对手	张君默 (4)
雪	舒巷城 (17)
赛马日	白 洛 (29)
一万元	陶 然 (39)
系在狗腿上的人	东 瑞 (47)
天谴	顾纯钧 (59)
牛	吴煦斌 (71)

副刊编辑的白日梦

刘以鬯

现实世界是：

东半球的人这样站

西半球的人那样站

掀开梦帘，伸手捧月。月光从指缝间射出，很美。围个花边框，标题：“李白的希望”。

你在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线。你站在现实那一边。

我与你隔着透明的门帘，情形有点像戏台，一边出将；一边入相，走出去，是梦境；走进来，是现实。我们常在梦与现实之间走来走去。

现在，我刚进入梦境。写字台前的一排玻璃窗，年前抹过一次，此刻粉末般的灰尘使窗外的景物有点模糊。维多利亚海峡里有不少大船，也有不少小船。

你仍在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——我讨厌死气沉沉的编辑部，我说。我喜欢到没有日历的梦境去寻找新奇。

我在梦里疾步行走。满版“六号”犹如一窗烟雨。“四号楷书”令人想起玛哥芳婷的细腰。右边有一行；左边也有一行，像张龙；也像赵虎，紧紧夹住怒目而视的包黑头。

我离你渐远。

你仍在喊叫：

——回来罢。

我假装没有听见。

走上紫石街，经过武大门口，抬头观看，帘子低垂，看不见千娇百媚的潘金莲，正感诧异，郭哥蹑手蹑足走来，低声说。

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房内，房门紧闭着，像愤怒人的嘴。

以下的事情应该用“ ”代替“下回分解”。

六分三的领域中，D.H. 劳伦斯在放声大笑；但是兰陵笑笑生笑得更大声。

这时，我还能听到你的唤声。我已进入另一个境界。乔哀思写思想，不用标点。萨洛扬写对白，不用引号。奥尼尔将 ABCD 堆成一座大森林，存心戏弄黑皮肤的琼斯皇帝，使他迷失方向。 …

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。

定睛一瞧，原来一群作家在照相机前原地踏步。

前面是海。

吴尔芙的浪潮冲不破冬烘的旧梦。汤玛士·曼乘船渡海，没有人察觉他把舵时的满额汗珠。

我已听不到你的唤声，不知道你是否仍在远处唤我。梦是无边际的，一切都没有规格。但是，用“七行大”^①标出林黛玉的感情，无异将制水时期的淡水倾倒在维多利亚海峡里。用纤细的花粒装饰李逵的大斧，犹如夏天穿棉袍。

我在梦中奔走。

借用无声的号角乱吹，必成“庸俗小说”嘲笑的对象。

魔鬼多数爱戴彩印的面具，商品都有美丽的包装。

鸳鸯仍在戏水。

蝴蝶仍在花丛飞舞。

将文字放在热锅里，加一把盐之后再加一把，可以成为廉价出售的货品。

在梦中奔走不会感到疲劳。梦境并非仙境，遇到绊脚的荆棘，也会流汗流泪。

为什么？这是睁开眼睛做的梦。

白日梦也是梦，与闭着眼睛做的梦不同。它使你发笑。它使你流泪。它使你发笑时流泪。它使你流泪时发笑。

排字房的铃声大作，我从梦境回到现实。我走去俯视地板上的方洞，拉起破篮子，取出一张明天见报的大样。^②

大样是行程的标记。肮脏的油墨里蕴藏着数不尽的踌躇与驱不散的忧闷。

我拿着大样回座，好像一个刚做过剧烈运动的运动员，疲惫得连光彩夺目的东西也不愿看。

我皱眉。

你笑。

——浅水湾头纵有寂寥的小花摇曳于海风中，也要小心遮掩勇气。且慢欢喜，你说。

抬头远望，九龙半岛的灯火好像钉在黑丝绒上的珠片闪闪发亮。

现实世界是：

东半球的人看到月亮

西半球的人看到月亮

[注 释]

- ① 大铅字，占七行地位。
② 排字房拼版师傅将副刊拼好后，打给副刊编辑看的校样。

[简 评]

《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》的作者刘以鬯，长期从事编辑、翻译和文学创作工作。他四十年代即开始文学生涯。长篇小说《酒徒》受到广大读者的盛誉。

《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》，是一篇有意探索与创新之作。

小说首先给人的感觉，是艺术形式上的与众不同。“东半球的人这样站，西半球的人那样站”，使人在稍觉惊奇之时，结合“白日梦”的特殊环境，又得到一种“梦的真实”或真实地写“梦”的感觉。

小说用新颖的方式，真实地展现着副刊编辑——新闻战线中的文学工作者奇特的联想、感想与幻想、梦想。“它使你发笑时流泪，它使你流泪时发笑”。

棋逢敌手

张君默

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手无悔大丈夫

—

燠热的夏日，太阳金澄澄地从头顶直照下来，公园里只

有石栗树下和凉亭内才有点荫凉；闲散的汉子们都躲进了荫凉处，或靠着墙垣树干打盹，或弯着腰子看别人下象棋。

棋王林坐在亭子里的石凳的一端，一个膝盖竖得老高老高，满是烟渍的手指夹着一根白白的滤嘴烟，嘻开又黄又黑的牙齿，不住嘴地对眼看败在他手下的对手说风凉话。他的对手，瘦棱棱的，长袖白衬衫领口和袖口的钮子全扣上，几圈污渍十分明显，他此时不声不响的把头埋得老低，全神贯注在残局上。

弯腰站在一旁的观众，经过刚才屏息而又神经紧张地看那短暂的拚杀，此时都松出一口气，一些则作事后军师，品评那即将败北者刚才错走的若干着。

棋王林那张油腻腻的棋盘中，敌我两方的中央壕沟里，工整地印刷着“楚河汉界”的大字，旁边则有棋王林歪歪斜斜的字体写道：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手无悔大丈夫。

此际，他正手舞足蹈地哗啦哗啦的吵，许多风趣而又尖刻的话滑不留嘴，使旁人不住地哄然发笑，一窝子人都分享到他的快乐，只有他那可怜的对手，头却越埋越低，许久许久才直起了瘦瘦的腰板，把两只长长的手指伸进衬衫口袋里去掏，好一会掏了个白花花的一元硬币丢到棋盘上，一无表情的，退到旁边的席位上，从主角变回观众。

棋王林把烟刁在嘴角，伸出又黑又粗的手去拾起那枚硬币，咧开阔大的嘴巴笑：

“这位老兄，哈，节衣缩食的又来奉献，哈哈，谢谢，谢谢！”然后一面重新分布棋子一面骂战：“还有谁敢碰老子不！”

旁边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都无无聊聊地咧开干干

的嘴巴笑，一些走了开去，去看凉亭里的另一局棋。此时在另一张石凳子上，棋屎李在屏息着跟他的对手厮杀。

棋王林伸长脖子望一眼，高声骂过去：“怎么！嗨，怎么没有了棋屎李的声音了！嘻嘻，一本桔中秘还未读完，莫说梅花棋谱了，就来摆擂台！——喔，怎么真的没有谁敢上台了？”他从凳子上站起来，其他的人，则仰着脖子，看高高的他用手帕去揩抹油腻腻的额上和脖子上的汗。

他擦汗的当儿，偶然往公园的入口处朝了一眼，便见傻头傻脑趑趄地走进园子里来。傻头傻脑是一个一条腿有点瘸的瘦伙子的绰号，这绰号，是爱捉挟人的棋王林给他起的，已在这凉亭内叫开了。

棋王林给他起这名儿可没错，他真有点傻头傻脑的模样，当初他走进这公园里来，像别的闲汉一样，一点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，原因是每天每天到这公园里来消磨时光的失业汉子太多，也许几天后他找到了工作，便又连影儿也没有了，只有一部分，很少的一部分是长年地在这公园的椅子上或凉亭里磨蹭的，他们就像是园子里的主人一样，爱说话或吹牛的，便肆意指手划脚胡扯一通，也会脸红耳赤地为一个跟他们绝不相干的问题而吵一阵，互相使用了最幽默，最尖酸而又最诙谐的词句，务使口舌能把对手压下去，那就会感到威风十足，无比畅快；不爱说话的，便老是埋着脑袋读报纸，要不便是痴痴地吡着牙齿望住别人说话或争吵。

棋王林在这公园的凉亭里摆棋局，少说也有七八年的日子，当初他没有工作，在公园里跟其他的汉子闲嗑牙，后来便下象棋，光下象棋不赌点小钱没趣味，这便开始了他在凉亭里的“营业”，他这人好吵闹说笑，棋又下得好，几乎是

找不到对手，于是便让给对手双马或单车，虽然如此，他们都从对奕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。

傻头傻脑这瘦伙子，是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到公园来晒太阳的，等到把身体晒得暖烘烘的时候，便跟别人一样，抱住肩膀挤进人丛中，聚精会神看人家下棋，更多时候会忘形地越挤越近，以致给棋王林或道友八他们赶开一点，态度是极不尊敬的了，但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，依旧每天每天的看，看到兴致盎然的时节，下巴便松弛地挂了下来，黏黏的口涎游丝般往下一摆一摆的淌。

碰巧棋王林没有棋局，闲得无聊在找人打哈哈的时节，便会踹他一脚，笑着说：

“你这傻头傻脑老是看老是看，到底你看懂看不懂？”

傻头傻脑嘻开嘴巴傻傻的笑，胀红着脸，怯怯地问：“你，是跟他们赌钱的？”

棋王林便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用又粗又黑的手指指住他说：“说你傻头傻脑一点也没错！这不叫赌钱，是叫摆擂台赚钱，你不看我一天到晚三趟茶两趟饭，就是他们那些输不怕的到来奉献！哈哈，哈哈”

傻头傻脑楞了眼睛仰着脸，撮紧了眉毛，认真地瞪住了棋王林那张茶褐色同时闪着光泽的脸；讷讷地又问：“你，你真的靠这个，靠这个吃饭？”他用手指远远地指一指那些象棋。

棋王林被问得哈哈笑，喷着臭臭的沫星子指住傻头傻脑告诉别人说：“他，他问我是不是靠这个吃饭！哈哈，哈哈哈哈！”

这天傻头傻脑蹲在一旁看棋王林一共下了十二局棋，对手一个个给败得垂头丧气退到一旁，或者离开公园，他忽然心跳得十分厉害，手心冒着汗，向棋王林挪近一点，讷讷地说：“我，我想跟你下一局。”

棋王林瞪住他有点听不懂似的，好一会才喷出一阵大笑。

傻头傻脑把紧紧地捏在手心的一个硬币递给棋王林看，怯懦地说：“我有钱。”

围在一旁的人看着也觉得好笑，有些笑着跟他说：“你到底会不会下棋？”

“我会。”他回答。

棋王林看着也好笑，用粗大肥厚的手掌一拍面前的石凳，“好，让你双马！”

傻头傻脑便移近一些，红晕在他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泛起。

棋王林从自己的一方拿起两只马，瞪他一眼说：“你先来！喂，怎么还蹲在那里？请上坐吧！”

围观的闲汉们又是哄然地笑了起来，傻头傻脑迟疑怯地把屁股挪到石凳上，侧坐着，伸出颤抖的手指去走了个中宫炮。旁观者立刻便沉寂了下来。

棋王林喷着烟，稀稀松松地接下去走第一着。他因为从来没跟傻头傻脑较量过，虽然瞧不起他，总还有点戒心，而旁观的，都不期然地兴起了一种奇怪的思想，希望棋王林会

忽然败在傻头傻脑手下，可就是件大新闻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，才走得第四着，只听得棋王林呵呵一笑，说道：

“原来又是个草包，赢你真不光彩！来，再让你一个炮一个车！”说着便把那两颗棋子从棋盘里拿开，跟旁边的人扮张鬼脸，紧接着是四周响起一阵哄笑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又好笑又开心。

傻头傻脑低低地埋着头，乱蓬蓬的头发覆住了他的额，谁都可以看得见他那两片薄薄的耳朵直红到耳尖。

这局棋他走得十分艰难，并且一直抵受了棋王林许多取笑和挖苦，旁边的人不断的笑，有一两个还笑出了眼泪。棋屎李没了局也挨过来，看见棋王林对待这么一个弱小对手那种飞扬跋扈的情景，摇摇头，对他说：

“傻头傻脑，你这是送钱买难受！”

尽管残局胜负已经摆得极为分明，旁边的人，也肆无忌惮地说：“还要走下去？真是傻头傻脑！”

棋王林不停地摇头，啼笑皆非地说：“他是要跟我玩剥光猪，也好让诸位一开眼界！”

这场热闹，果然继续至傻头傻脑这边的棋子全给吃掉，将帅也给迫得不能动弹，他才肯离开石凳，把那枚白花花的硬币留在棋子中间，侧着身子从人群中挤出去，蹑蹑地，怔忡地将两只手伸进裤袋中，把欢乐的谈论扔在凉亭里，瘦瘦的身影一会子消失在公园门外。

这场难得的热闹一直成为公园里这群闲汉的谈资，每每提起，大家便变得眉飞色舞，谁要是当时错过了在场观看的机会，都不免引以为憾。

第二天傻头傻脑又来了，棋王林玩笑地向别人眨一眨眼

请，问他：“喂！是不是又跟我来一局？”傻头傻脑只是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，就跟没有听见似的，别的人一迭连声地拿他寻开心，他顶多也不过是抬起那张苍白的瘦脸，瞧一眼说话的人，就跟别人取笑的对象不是他，甚至他还会跟那些穷开心的人一起笑上一阵子。更多时候，他总是蹲在棋局旁边聚精会神地看。凉亭里摆棋局的除了棋王林、棋屎李，还有矮仔炳和道友八等，傻头傻脑等这局完了便又蹲到另外一局的旁边。

过得几天，他又怯怯地出示手掌心的一两枚硬币，先是要跟棋屎李来上一局，棋屎李摇摇头，这边的棋王林闲得无聊，招他过去说：

“还是把钱送到这里来吧，我让你车炮双马！”

三

两个月三个月的过去，这瘦伙子还是傻头傻脑的出现在这市区的公园里，有了钱便坐到石凳上，沉沉醉醉，战战兢兢地走他的棋子，没钱的时候便蹲在一旁，可是凉亭里那些闲得无聊的人，都很希望能够看他凑局，兴趣依然是集中在他身上。棋王林跟他对局时，照旧是那种毫不在意的神气，不假思索地走完一着后便去跟旁人打哈哈。可是现在他给傻头傻脑的让棋，只是双马，自从有一局栽在傻头傻脑手里后，他给别人笑得面青面白，脸上全没光彩。本来他跟别人对局，偶然栽倒，是很平常的事，更多时候是估量了对手的进步情形而递减让棋，但这趟他对这瘦伙子的让棋，一减就一车一炮。可说是破天荒之举，使旁人对这瘦伙子需要重新

估价。凉亭里的其他职业棋手给他的让棋，也以棋王林的标准作为标准。

除此之外，极引起人们兴趣的是，傻头傻脑每次有钱，都要跟棋屎李下一局，棋屎李老是摇一摇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我还是不想赢你的钱！”

虽然这样，傻头傻脑每次都不死心地去问他，后来还模样又傻又怪可怜的向他恳求

“我，我是不怕输的，输惯啦！”

听的人又被逗得哈哈地笑，连棋屎李也忍不住摇摇头说他：“唏，你这傻头傻脑！”

只这么着，公园里的人都给闷住了，不期然地记起半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是去年夏天，棋屎李在别人毫不在意的时候，一脸霉气地来到公园，不声不响地拣个角落，从裤袋中掏出一盒簇新的象棋，便在那里摆局。

棋王林早就以台柱身份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，凡到园子里来摆局的人，必须先跟他较量较量，他很有必胜的自信，事实上他是所向无敌的，像矮仔炳、道友八他们，都先后受过他的挫折，尊他为王。但棋屎李却并不这样，他就是不肯跟棋王林对上一局，棋王林生气之余，从衣袋里一掏就掏出三几十块的钞票，拍的一声丢在石板凳上，声如闷雷般咆哮。

“三十块对你一块！”

整个园子因此而震动起来，爱看热闹的闲人都急急地围了上去，以为这一趟可有得瞧了。事实不然，只见棋屎李毫不激动地笑一笑，问道：

“你是不让我在这里摆档？”

棋王林胀红着脸回答：“不是不让，是要跟你下一局看

看!”

旁边有人好歹的向棋屎李解释：“就来一局吧，他就是这个脾气!”

棋屎李还是笑笑，摇摇头，收了棋子，走了。

第二天他又来了，棋王林同样不放过他，又粗了脖子向他骂战。“你是真不敢还是看不起我棋王林!要是我棋王林输了给你，我就立刻走，再不到这里来!我这个人就是这脾气，说一句算一句!”

这当儿棋屎李向他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我是真不敢!”

那群爱看热闹的闲汉都觉得十分扫兴，嗡嗡嗡嗡地说开了。棋王林此时可放肆的格格格的大笑，说道：

“我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哈哈，原来连跟老子碰碰的勇气也没有!真是棋屎，是个棋屎!”

就是这样，棋屎李的绰号不胫而走，而棋屎李自己，也不很以为忤。

四

又到了夏天，猛烈的太阳直射下来，蒸发出一园子的霉味，靠近公园的公厕，又一阵阵地送过来一股热热的、混合了的粪臭。

闲汉们躲在公园里的荫凉处，东歪西倒地打盹，棋手们有些去了喝午茶，只剩下道友八在对着棋盘闲抽烟，傻头傻脑靠在墙脚处，把几个硬币在地上碰得叮叮的响。道友八有气没力地跟他说。

“棋王林昨天说你可以不再让单马，我就是不信!”

傻头傻脑望他一眼，摇着头说：“我，我等棋王林！”

道友八恼了，说：“哼！你就是只知道有棋王林！”

他是那么笑一笑，仍旧低着头玩他的硬币。

过了许久，棋王林回来了，他便骑马般先坐到石板凳的一端上去，把几枚硬币全放在面前，棋王林咧着烟牙，仍旧打哈哈，只是少了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气。他蹲到石板凳的另一端，把棋盘纸铺开在中央。大家一起摆棋子的当儿，他跟傻头傻脑说：

“我不再让单马啦，来不来由你！”

此时打盹的人都醒了，另外加上那些被毒太阳赶进凉亭里来的人，都一起围上了棋局。有知道来龙去脉的，都迫切地想知道傻头傻脑是有胆量还是没胆量。

傻头傻脑布完棋子，瞪住眼珠子楞了有一忽儿，说：“我来！”

霎那间，一股紧张空气扩散开来。

棋王林点了烟，说：“先走吧。”

傻头傻脑用瘦削的手指，把一颗卒子推进河边，棋王林被螫着了似的叫起来：“呵，好厉害的一招仙人指路！”往后又是不停嘴地打哈哈，其实谁都看得出，他是多么地全神贯注在棋盘上。

双方走到第三十着，都纠缠牵制得紧，棋王林不再作声了，甚至连手上的烟也忘了去抽，腰弯得很低。在这骨节眼儿上，谁都知道要是谁走错那么一着，立刻便会从均势中转为劣势，这是要紧关头哪。此时只听得园子外头流水般的车声和号声，凉亭内则没一丝声息。

棋屎李回到公园里来，看见那一堆不作声的人，便知道一